

王陽明哲學

蔡仁厚 著

王阳明哲学

蔡仁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阳明哲学 / 蔡仁厚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08-1296-5

I. ①王… II. ①蔡…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1119号

版权声明:

著作权所有: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九州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 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 禁止对本著作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7813号

王阳明哲学

| | |
|-------|---------------------------|
| 作 者 | 蔡仁厚 著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黄宪华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0/2/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信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三河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35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3.5 |
| 字 数 | 176 千字 |
| 印 数 | 8000 |
|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8-1296-5 |
| 定 价 | 3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王阳明从小就有志于做圣贤，他一生思想的发展，最能表征一个人的人格学问成长的过程。他少年时期的执着认真与跃动狂放，正显示他性情的真挚与生命的不羁。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他三十七岁龙场悟道。他成学前的三变，是真变异质的转变；悟道后的三变，则是同质的发展，是同一系统的圆熟完成。我们可以这样说，前三变，是他“自我发现”的过程；而后三变，则是他“自我完成”的过程。本书第一章所提供的，便是了解阳明思想由发展到完成的一条线索。

阳明讲学的宗旨是“致良知”。但致良知不是一句言谈，亦不是一种论说，而是真切的道德实践工夫。而道德实践的目的在于“立己立人”“成己成物”，所以阳明的良知之学是成德之教，是圣贤学问。这套学问源远流长，而包涵的义理亦极为渊深宏博，发展到阳明的良知之学，更达于精微透彻的境地。明代中叶以后，王学风行天下，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但王门泰州派下转出了所谓“狂禅”，接着明代又亡于异族，于是从顾炎武起，便对王学有了误解与攻讦，清代的御用学者更视王学为异端。但历史总是公正的，王学的光彩毕竟掩盖不住。如今，无论东西方的学者，对于阳明学的卓越性，都愈来愈加重视了。

不过，要真正了解阳明学（实则程朱陆王皆然）而作相应的表述，亦不是很容易的事。以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学问，尤其难以相应。中国先哲讲学，自有宗趣，自有义法，与西方学问的轨辙不尽相同。因此，本书不取时下流行的，将某家某人的思想学说，分列为什么论什么说的讲法。那种讲法，大体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排比肢解中国的学问，是出主人奴的做法，而日本人似乎是始作俑者。中国人起而效之，无异西施效东施，是很不智的。论学当然贵会通。但必须彼此以学问的真本性真面貌站出来，以相磨相荡、相融相即，而后可。我们如果对中国学问不能有相应的了解与中肯的表述，如何能透显它的真本性真面貌、以与西方哲学相会通？“道并行而不相悖”，但如对于中国学问的轨辙脉络都弄不清楚，则我们将以什么“道”来与别人“并行”？因此之故，我认为诚实负责地做了解的工作，仍然是当前学术界最为切要的事。先了解自己之何所是，再了解他人之何所是，然后，思想的脉络才能显现，学问的标准才能树立。假如这步工作做不到，则所谓“会通”，只是侈言而已。

自从满清入主，文化慧命随之而斩，中国学问的真义，已沉埋了三百年。民国以来，上承清代之余势，学风士品始终挺拔不起，既无轩昂超迈之象，又失敦笃朴厚之德。一般知识分子，大多求速成、走捷径，而不知植根立本。企高两脚，意态飞扬，看似自视甚高，实则自待甚浅。结果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故成器者少。数十年中，虽赖三五贤哲孤明独照，以扶隐发微，使中国学问的真本性真面貌渐次朗现，其奈知之者鲜而信从者少何！

近年承乏“宋明理学”一课，自度才识慧悟，未足上企先哲于万一，因此，虽志存乎高远，而心实归于平正。我不歆羨时下学术界的各种风光热闹，亦不屑于今人争欲自立一说的虚矜心理，我目前所致力，只是对先哲之学作相应的疏解与表述。我希望

在商量旧学之中，日渐涵养新知。我亦相信渐次磨勘，熟而生巧，将来总有孤明自发之时。若终未能，则是力有不及，亦无可悔。语云：“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为学如果没有服善之心，真理终将离我们而远去。反之，一念真诚，量力尽分，“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细大不捐，义无隐弃，真积力久，水到渠成，则儒圣先哲之学，终有光大发皇之日。

这本书，是我研究王阳明的一点成绩。此外，对于北宋周、张、二程之学，南宋朱、陆之学以及湖湘学统，亦希望能络续有所撰述。此书以疏解阳明之本义原义为主，所以凡有所述，都是根据阳明本有之义而作解说，即使是推进进一步的阐释，亦是就王学义理本有应有之义而作发明。我认为必须如此，才能不失学问的义法，以免于歧出而失度。书中各章，有些曾发表过：第一章刊于香港新亚研究所《中国学人》第五期。第二章刊于《孔孟学报》二十八期。第六章最先写成，编入中华学术院为纪念王阳明诞生五百周年而印行的《阳明学论文集》，现略作修订编入本书。第七章刊于《哲学与文化》第五期。第八章刊于韩国《东洋文化》年刊。另外，附录二曾刊于《华学月刊》，后又编入《阳明学论文集》第二辑，但此文有若干疏略欠当之处，现特予删正，编入本书为附录。

从事阳明学之研究，国内虽不乏其人，但数十年来关于阳明学的专著，除了业师牟先生二十年前出版的《王阳明致良知教》以外，似乎还没有见到第二部。本书表述阳明之学，虽义有所承，而疏误或所难免，尚祈邦人君子不吝教正。

蔡仁厚自序于华冈哲学系

一九七四年八月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阳明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第一节 少年时期的企向 | 1

第二节 王学的前三变——异质的转变 | 4

第三节 王学的后三变——同质的发展与完成 | 10

第二章 阳明学的基本义旨

第一节 良知之天理与感应 | 18

第二节 致良知与逆觉体证 | 23

第三节 格致诚正与心意知物 | 25

第四节 “事”“物”两指与成己成物 | 32

第三章 知行合一

第一节 知行合一说的宗旨 | 36

第二节 学行合一与知行合一 | 39

第三节 致良知中的知行合一 | 44

第四章 良知与知识

第一节 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 | 49

第二节 良知之坎陷与统摄知识 | 55

第三节 良知坎陷后之重现与圆成 | 58

第五章 良知与中和寂感

第一节 求未发之中与观未发气象 | 63

第二节 致中和与慎独 | 67

第三节 良知之体用与中和寂感 | 72

第六章 工夫指点的意义

第一节 克己与为己之心 | 83

第二节 静坐与光景 | 86

第三节 居敬、穷理、尽性 | 91

第四节 集义、致良知 | 94

第七章 四句教与天泉证道

第一节 天泉桥上一夕话 | 99

第二节 四句教释义 | 102

第三节 “四有”与“四无”之会通 | 107

第八章 心即理的义蕴与境界

第一节 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义蕴 | 115

第二节 良知现成、何思何虑 | 121

第三节 终日乾乾、对越在天 | 129

第九章 阳明的亲民哲学及其事功

第一节 与万物为一体 | 136

第二节 明明德以亲民 | 140

第三节 亲民哲学的实践：建立事功 | 145

第十章 阳明的人格与风格

第一节 以讲学从事思想运动 | 157

第二节 狂者胸次 | 162

第三节 敬畏与洒落 | 167

第四节 诗境：寂乐交融 | 170

附录一：王阳明学行年表 179

附录二：日本的阳明学及其特色 188

附录三：本书作者著述要目 203

第一章

阳明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一生思想的演变与发展，最能表征一个人的生命人格成长圆熟之过程。所以阳明思想发展的线索，亦就是他“自我发现”与“自我完成”的历程。兹分三节，略作论述。

第一节 少年时期的企向

一、灵光爆破

阳明从小就聪慧过人。《年谱》记载他十一岁时，跟着祖父竹轩翁到北京去，路过金山寺，竹轩翁和客人即景赋诗，正沉吟间，阳明在旁倒先做成了：

| | |
|---------|---------|
| 金山一点大如拳 | 打破维扬水底天 |
| 醉依妙高台上月 | 玉箫吹彻洞龙眠 |

客人见了他的诗，大为惊异。又出题叫他做《蔽月山房》诗，

阳明随口应道：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小孩不但才思非常敏捷，而他的胸襟眼界，更是超异常人。

到了北京，他父亲很为他豪迈不羁的性行而担忧，第二年便为他延请塾师，严加管教。但施教的内容也只是一些科举时文之类；十二岁的阳明，便已对这些感到不耐了。有一天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道：“惟读书登第耳。”但阳明却不以为然，他说：

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阳明觉得科举登第，纵然像父亲一样中了状元（阳明十岁时，其父龙山公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是三年就有一个，这如何便是第一等事？在他小小的心灵里，认为只有读书学圣贤，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才是天地间第一等事，才算第一等人。他一下子灵光爆破，透显出了他对圣贤学问与圣贤人格的企向，这当然是很不平凡的。

若说一个小孩何以有这么高远的企向？除了阳明自己那不平凡的生命之外，实因希圣希贤，本是古人讲学的普遍意识——学，所以学做人；做人，则必以圣贤为法。而超凡入圣，根本不是科第功名的事，而是宗教家所谓“重生”的事。人不重生，便永远只是个凡夫俗子，纵然出将入相，也仍然算不得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可惜这个普遍的意识，在现代的教育里已经若有若无了。现代的教育，实在只是知识技能的教育，在一般知识分子的意识里，只是看重那科名学位之“人爵”，而不知“修其天爵”。因此，

教者与受教者，都似乎欠缺“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自觉与要求，更没有希圣希贤的器识与志概。须知“志念高则品高，志念低则品低”。大家两眼只望着那科名学位，心里只想着那科名学位，那是不可能真有真学问真人品的。没有真人品真学问，又哪里能做出真事业来？陆象山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指出当时的士子自开始读书便落于利禄之途，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他的话说得朱子动心出汗，在座的人甚至有感激流涕的。但如果象山是在今日的学校礼堂里，对着黑压压一大堆的人说那些话，恐怕大家都会是“无动于衷”的吧！孟子说：“今茅塞子之心矣。什么时候能把阻塞在我们心灵中的那把茅草拔出来，我们也就能“茅塞洞开”“灵光透显”，而企向乎圣贤了。

不过，阳明说那句话，亦只是他那不平凡的生命，一下子灵光爆破；在当时，他实在还没有立定“必为圣贤”之志，因为他毕竟年岁很小，他那豪迈不羁的性格，也还不能使他自己落实下来走圣贤的路，要进入圣贤学问的门径，还有着一长段崎岖多歧的路要他经历哩。

二、执着与跃动

阳明是一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他生命中似乎有着一股不可抑遏的力量，隐隐地鼓舞着他热烈地追求，追求他兴趣所及的每一件事。他一方面非常执着，一方面却又非常跃动。因为执着，所以认真；因为跃动，所以狂放。而这种性格，在他成学之前，表现得尤为强烈而明显。（按：所谓狂放，只是生命的不羁，它亦是一种真，假不来的。普通的张狂、狂妄，以及文士的荡检逾闲，则只是肆无忌惮，只是生命的放肆塌落，根本不是狂放，更说不上是狂者了。）

他十五岁时出游居庸三关，便慨然兴起经略四方之志，而向

慕着英雄豪杰的行径。为了探询胡人的部落种别，察看塞外的地理形势，研讨防御的策略，他这次的边塞生活，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

十七岁的秋天，阳明奉亲命，从浙江家乡到江西南昌迎亲。成婚之日，他随步走进一座道观——铁柱宫，看到一个道士正在打坐。阳明因着他那不可羈束的好奇心与浪漫的情趣，便向道士叩问养生之道，并试着和道士对坐；又因他执着认真的性情，一坐竟然忘归！他岳父派人追寻，直到次日早晨才把他找到。可见即使是世人歆羨的小登科——洞房花烛夜，也仍然拖泥不住他那跃动的生命。在常人如发生同样的事，必是由于荒唐；而在阳明，却是由于生命的不羈与性情的真挚。一念真挚，不管天，不管地，当然更不管洞房花烛了。但却不是故意不管，他若是故意不管，存心做作，便是虚伪，而不是真挚。

次年，阳明偕同新夫人回浙江，路过广信（今江西上饶），特地去拜谒当时的大学者娄谅（号一斋）。娄氏为他讲述宋儒格物之学，并勉励他：“圣贤必可学而至。”阳明听了，深有所契。从此向慕圣学，而与宋儒讲学的传统开始接上头了。

以上所述，是阳明少年时期所显示的企向。他或者从混蒙中灵光爆破，而企慕圣贤；或者向往英雄豪杰的行径，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或者又想着超尘出俗，要学养生之道；终而受到一位儒者的指点，而契慕圣贤之学。但他毕竟还年轻，他的生命仍是不安稳的。下文我们将叙述他成学之前的三变。

第二节 王学的前三变——异质的转变

黄梨洲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有下面一段话：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子）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这里所说的三变，是“得其门”之前的三变，这是不同内容不同趋向的、异质的转变。

一、泛滥于词章

阳明从小有志于做圣贤，所以在他二十一岁乡试中式（中举人）之后，便正式遵守朱子格物之说做穷理工夫。朱子认为众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莫不有理，于是阳明便与友人取竹子来格。他的朋友格了三天，便病了。他继续格下去，终于格不出道理来，第七天亦病倒了。这到底是朱子的格物说有问题呢？还是自己不懂呢？他不能断定。他只觉得圣贤是有分定的，不是人人可做的。在他没有悟出头绪之前，他那遏抑不住的生命，便转而随世俗学习辞章了。这个阶段，竟连续五六年之久。

二十二岁，阳明会试落第，亲友来相慰勉，时相李西涯（东阳）笑道：“你今年不中，下一科必能中个状元，你先来做一篇状元赋吧。”阳明听了，即时挥笔而就。诸老群公齐声惊叹道：“天才，天才！”但阳明太露才了，事后有人忌妒他，便说：“此子若取高第，目中无我辈矣！”三年之后的会试，阳明果然为忌者所抑，再度落第。有一位同舍的落第举子自感羞愧，阳明却对他说：“世人以落第为耻，我则以落第而动心为耻。”他真是一个意气昂扬，心胸豁达的人。这一年（二十五岁）他回到家乡余姚，组织诗社。乡前辈魏瀚，平时以雄才自放，但当他与阳明对弈联诗，凡有佳

句，却几乎全为阳明所得。面对这么一位可畏的后生，他心服了，说：“老夫当退避三舍。”

之后，阳明中了进士，观政于工部，与当时的诗文之士乔宇、汪俊、李梦阳、何景明、顾璘、徐祜卿、边贡等人，以才名争驰骋（见《行状》）。其中李梦阳与何景明，便是所谓“前七子”的领导人物。但辞章之学到底不能羁络阳明，他生命中跃动的兴趣又要转向了。

二、出入佛老

在二十七岁那年，阳明感到“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想求师友于天下，又难得其人，为此心中惶惑不安。有一天他读朱子《上光宗疏》，看到下面几句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恨往日探讨虽博，却没有循序以致精，难怪无所得益。于是又第二度循着朱子的路，做穷理工夫。这一次虽然“思得渐渍洽浹”，但仍然无所得。而且他发觉顺朱子之路走，事物之理与我的本心，终分为二，打不成一片，这时他已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在阳明看来，物理与吾心之“为一或为二”，不只是一个哲学思辩的问题，亦不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而是与做圣贤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因为如果理在外而不在吾心，纵然把竹子草木之理格得明明白白，又与我做圣贤成人格有何关系？有何紧要？这是他心中最大的烦闷所在。而他又悟不出心与理如何归一，于是心情抑郁，旧病复发，更觉得圣贤有分，不是人人能做的。这时他偶闻道士谈养生，于是便动了入山修道的念头，而渐渐留心仙道，讲究佛学。

三十岁，阳明因公事之便，游九华山。有一位道士善于谈仙，阳明以客礼相待，并向他请教仙道，道士说：“还没到时候。”阳明乃屏退左右，延引他到后亭，再拜而请问，道士又说：“还没到

时候。”阳明问之再三，道士说：“你从前堂到后亭，礼虽然很隆重，但始终不忘官相。”阳明倒是很豁达，听他这么说，便一笑而别。九华山地藏洞有一位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阳明知道了，又引起好奇之心，便攀缘险岩去看他。到达时，那人正在酣睡，阳明抚其足，那人醒而惊问道：“路险，何得至此？”于是便为阳明谈论佛家最上乘的道理，并且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来阳明曾再去找他，但那人已经离去了，阳明怅然，而有“会心人远”之叹。

三十一岁，阳明从北京告病归越（今浙江绍兴），在阳明洞正式做修炼工夫，行导引术，终于修到能够“先知”的地步。一日坐在洞中，忽见他的朋友王思舆等四人出城门，便命仆人赶去迎接，仆人循路迎客，果然与四人相遇，大家都很惊讶，以为阳明得道了。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觉得这是“簸弄精神”，不是道，便放弃了。但心中还是想离世入山，只因惦念祖母与父亲（母与祖父已先去世）迟疑不能决。后来忽然觉悟：爱亲之念生于孩提，此念若抛弃，便是“断灭种性”了。

次年，他离开阳明洞，转到西湖养病，又想着要出世做一番事业。有一天游寺庙，看见一个禅僧闭关，据说已经三年不曾说话，不曾开眼了。阳明忽对他大喝一声，说：“你这个和尚，一天到晚口巴巴地说些什么？眼睁睁地看些什么？”那僧人大吃一惊，心想：“我三年不曾说过一句话，你却问我口巴巴说些什么；我三年不曾开过眼，你却问我眼睁睁看些什么，你这话好奇怪呀！”于是不觉睁开两眼，开口与阳明说起话来。阳明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答道：“有老母。”再问：“想念吗？”答道：“不能不想。”阳明便告诉他，爱亲出于本性，人怎能用闭眼闭口来堵塞爱亲的念头呢？一番话把禅僧说得感动流泪，第二天便回家了。

阳明既悟释老之非，表示他的心思已从孝弟一念直接归到仁心天理，而当下承担，决不动摇了。到此之时，心与理为一或为

二的大疑团或大烦闷，便已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但这需要有一步大开悟，这步大开悟又须等待一个大机缘。而这个机缘，要到三十七岁他在龙场动心忍性之时，方才到来。

三、龙场悟道

在龙场之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已一步步归向生命的正途了。三十三岁他主考山东乡试，亲撰《乡试录》，论及佛老当道，是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其他如礼乐之制，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皆有成法。颇显示他经世之学的深博。第二年，阳明并倡身心之学于京师，教人先立必为圣贤之志，闻者渐觉兴起，也有愿意执贲及门的。但师友之道久废，一般人大多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所以反而把阳明的讲学看做是立异好名。在当时的朝士大夫中，只有陈白沙的弟子湛甘泉与阳明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三十五岁，武宗即位，宦官柄政，南京科道戴铣等上谏忤旨，逮下诏狱。这时阳明又从内心涌出义愤，抗疏上救，结果触怒太监刘瑾，亦下诏狱，廷杖四十，死而复苏。不久，并被远谪到贵州龙场去做驿丞。次年夏天赴谪，刘瑾派人跟踪，意欲加害，阳明几遭不测，辗转流徙，万里跋涉，终于到了龙场，这时已是他三十七岁的春天了。

龙场在今贵州修文县境，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蛊毒瘴疠，蛇虺侵人，而苗夷之人，言语不通，能够通话的，只有一些中土亡命之徒——那真是一个非人所居的地方。加上刘瑾憾恨不已，随时有受暗害的可能。阳明此时，自觉得失荣辱都能超脱，只有生死一念横于胸中，尚未化除。他特意造了一个石棺，自誓道：“吾惟俟命而已。”于是“日夜端居静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阳明此时之“俟命”，是表示将现实中的一切，全